

蘇聯文學叢書

頓巴斯

戈爾巴契夫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頓 巴 斯

著 者 戈爾巴朵夫

譯 者 頓 之

書號 027 297 頁 9 圖 26 開 388 900 字 定價 326 [76]

一九五四年六月第一版 [新 1]

本版印數 3 000 冊

1 - 3 000

定價 22 800 元

· 出 版 者 ·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鎮明園路一六九號

中國科學公司製版

中國科學公司印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作者小傳

鮑利斯·萊翁基也維奇·戈爾巴朵夫，一九〇八年生於頓巴斯伏羅希洛夫格勒附近的彼得羅瑪利也夫礦區。他的童年是在那邊度過的。他十四歲的時候就在全蘇火夫報上發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說吃鮑的人和飢餓的人。

鮑利斯·戈爾巴朵夫在克拉馬多爾工廠裏當鮑床工的學徒，幹了一些時候之後就完全改做文藝工作了。

他先做全蘇火夫報勞動部的書記，之後就當青年礦工報的副總編輯，那張報紙是青年團頓巴斯省委會的機關報。

一九二五年他被選為頓巴斯出席第一屆無產者作家代表大會的代表。

一九二八年他的長篇小說支部在莫斯科出版。這是我們第一批關於青年團和青年的小說之一。

一九三〇年戈爾巴朵夫開始到高加索去服兵役。他參加山地步兵團，駐紮在阿哈爾者赫，並且參加過長征，這就是他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山地長征一書中所描寫的。

他在軍隊裏主編團報並被選爲黨支部委員。

戈爾巴朵夫退伍以後就在真理報當特約旅行記者。由於真理報所給予的任務，他在蘇聯各地跑了許多年。寫了許多隨筆與小說。在這一段時間裏出版了他的老師傅、冒險及其他作品。

一九三四年戈爾巴朵夫發表了他的小說我的一代，這是反映一九一七——一九二二年時蘇聯青年的生活和青年團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意義的一本書。同時戈爾巴朵夫繼續在當真理報的記者。爲了他曾經參加過莫斯科——伊爾庫斯克——莫斯科的紀錄飛行，他得到過榮譽的武器作爲勳獎。

戈爾巴朵夫於一九三五年時曾在北極迪克遜島上過過冬。一九三六年又到過北極。他參加過偉大的極地飛行。因爲他曾以記者身份參加過蘇聯英雄烏·斯·馬拉闊夫所領導的橫渡北極飛行，所以授給他『榮譽』獎章。他出版了蘇聯英雄馬拉闊夫（一九三九年）和平凡的北極（一九四〇年）兩本書。

一九三九年時戈爾巴朵夫曾以指揮員的身份參加過解放別洛露西亞西部的遠征軍。對芬蘭作戰時他參加過卡列里也山峽、曼森爾蓋依姆戰線等戰役。

衛國戰爭一開始的時候，戈爾巴朵夫就在南戰場爲了祖國的光榮報工作。戈爾巴朵夫隨軍到達柏林，並且出席了德國無條件投降的簽字儀式。

戈爾巴朵夫在衛國戰爭年代中寫了幾本書：一九四二年給同志們的信，同年——小說戰士阿

烈克先依·古里闊夫，一九四三年——關於戰士心的故事。

鮑利斯·萊翁基也維奇·戈爾巴朵夫在參加頓巴斯解放戰役時寫了一部小說叫不屈的人們。

這部小說最先是在一九四三年發表在真理報上，之後又在共青真理報上發表。單行本是一九四四年出版的。這部作品曾獲斯大林獎金。

一九四三年時他寫過一本關於內戰時代青年團員的劇本父輩的青年時代。戈爾巴朵夫參加過幾部電影劇本的創作：這是發生在頓巴斯的故事，不屈的人們，頓巴斯礦工及其他。戈爾巴朵夫從一九四六年起就在蘇聯作家協會擔任書記處的委員。

譯者附註：作者已於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日逝世，謹致深切的悼念。

頓
巴
斯



上 卷 兩 個 好 朋 友

有兩個好朋友。一個叫維克多爾，另一個叫安德烈依。一九三〇年時，他們兩個的年齡合起來才三十五歲。

『樹葉已經黃了！』維克多爾煩悶地指着漂浮在潑沙爾河上的楓葉說。『是該決定的時候了，兄弟！』

安德烈依祇默默地聳聳肩膀。

他們兩個人帶着羨慕的心情對一張漂浮在河上的黃色五角楓葉看了很久很久。它搖搖擺擺，打着轉，總是向下流，向下流，流向大海去。楓葉在漂流，而他們還是坐在原地方。

他們同年，住在一條街上，在學校裏也坐在一張凳上。他們唸同樣的課本，鴿子是共有的，理想也完全相同，恐怕連想也沒有想到過，他們的前途可能是不同的。

『不行，該走，該走了！』他們朝朝暮暮都互相提醒。可是老沒有動。

他們住在潑沙爾河畔的契皮爾雅基小城裏。是生在這裏的——維克多爾生在蓋着花紋瓦的白房子裏，安德烈依生在綠鐵皮屋頂的淺藍房子裏。就在這兒長大起來。就在這片草地上跑來跑

去。就在這兒痴看過天上的星星。可是現在決定就要離開這一切了，而且永遠離開。

『安德烈依，你幹嗎不想當海軍？』維克多爾氣鼓鼓地問。『水手，我的好兄弟，在大海洋裏航行多美！』

他們從來沒有看到過大洋，甚至海也沒有看到過，沒有看到過大河，也沒有看到過大城市。四層樓的房子還祇在電影上看到過。

整整十七年半，他們都是在這兒度過的，就在這條街上，街上祇有籬笆緊挨着籬笆。滿街雜草叢生：都是些刺藜和蒿草。銀灰色的乾塵在刺藜葉上閃閃生光。

這條街上從來沒有汽車走過，甚至大車也難得轉轉地走過的：離大路遠得很。這裏的輪痕從來沒有印到過遠處去，就陡然彎進院子裏，好像世界上所有的道路都祇通到穀倉，就在庫房邊打住似的。

『而且還有機會到潛水艇上去，』維克多爾說。『簡單得很。我們都是棒小子。怎麼樣，安德烈依？』

他們出生的那條街上都是菜園，花圃和菜園地。而且那裏的菜園都是葉實累累的，豐富得很。花圃裏的柵欄井然有條，美麗得很。菜園地也很逗人喜愛，草除得很乾淨，照顧得很週到。窗外的蜀葵花華麗，碩大，雙頰緋紅，好像是一個美麗而又自傲的鄉下姑娘待嫁時的樣子。那兒的茅舍完全隱蔽在濃蔭密佈的綠樹叢中。房子疏疏落落地散佈在那兒，好像在這條街上和這種生活裏

主體不是房子，而是菓園與菜地。這兒的房子都很小，窗子也小，牆上糊了泥，看上去都是一樣的，祇有它們的屋頂各不相同：少數是鐵皮頂，普通是瓦頂，最多是茅草頂，像哥薩克的頭髮一樣剪成圓頂和中分的都有，或者是用灰色而又朽敗的蒲草蓋屋頂。仙鶴喜歡在蒲草蓋的屋頂上做窠。據說仙鶴做了窠會交好運的。許多仙鶴住在這條街上，牠們每天晚上像哨兵一樣站在各自的屋頂上，蜷起了一隻腳，嚴肅而又鄭重其事地守衛着牠們所帶給人們的好運道。

『不！』安德烈依輕輕地說。『我不想當水手！』

『那你想幹什麼啊，安德烈？』維克多爾不耐煩地嚷了起來。

維克多爾的父親沒有了。他的父親躺在契皮爾雅基中心小公園的公墓裏。他是共產黨員。差不多每逢星期天維克多爾的母親上市場回來時，就帶一只小花圈去上坟，照例痛哭一番，小心翼翼地把花圈放在墓碑脚下。坟是公墓，許多人合葬在一起的，這總使維克多爾的母親感到難為情：丈夫甚至死後也不屬於她——和同志們長眠在一起。

她是一個純樸而又善良的女人。以前羞羞答答地愛着丈夫而又怕丈夫，現在愛兒子也怕兒子。兒子長成一個任性，剛強，一陣風似的人了——像父親。而且母親已經料想到兒子在她的老窩裏悶得慌。很快就要飛走的。她已經在爲他縫製上路用的面巾和襯衫了，而且一邊縫一邊哭。

『也許，去唸書，好嗎？』安德烈依害臊地問。『區委會裏許可證多得很。』

『唸書？』維克多爾鼻子裏哼了一聲。『你的褲子抹布板凳還沒有抹夠！……你不想當水手，

那就讓我們進航空學校罷。」

安德烈依父母雙全。父親在麵粉廠裏當機械師，安德烈依小時候以爲他是魔術家。麵粉廠的工人身上都撒滿了白麵粉，祇有他一個人是黑的，祇有他一個人身上放出似乎甜香，不是本地風光的石油和機油味，怪物（發動機）祇服他一個人管。安德烈依因爲父親而覺得驕傲，同時又偷偷地可憐他。

安德烈依的父親喜歡講他自己的過去，而且能講得很動人。他的故事總是那樣開頭的：『這還是我結婚以前的事情。』他的青年時代是在流浪與冒險中度過的。他在輪船上航行，鐵路上幹活，曾經到過許多城市和港埠。他總是管機器的。燒煤油的小機器管住了他的忙碌生活。之後父親忽然結了婚，就在這裏住了下來。他的故事也就這樣結束了：『好啦，以後我就結了婚。』下面就講不下去了，而且即使講也沒有趣味了。

安德烈依覺得他很了解父親，——父親不幸。有時候很想走近他去誠懇而又同情地說：『讓我們離開這裏罷，父親，好嗎？你，我，維克多爾——背上背包走他媽的！』但是他沒有那樣做。母親會罵的！他稍微有點兒怕母親。他對她稱『您』，而對父親却稱『你』。

但是安德烈依的父親並沒有什麼倒霉的樣子。他永遠對什麼都加以嘲笑：笑自己，笑老婆，笑鄰居，沒有惡意，善良而又懶散地嘲笑一切。人們都喜歡他。

下班回家，洗完臉，吃好飯，他老是走到花園或是菜地裏去，在菜畦中間走來走去。這個綠色

的世界不是屬於他的，老婆才是這世界的統治者。但是安德烈依的父親，像所有的勞動者一樣，熱愛花草。他喜歡蹲在菜畦中間，不倦地像欣賞奇蹟一樣觀察幼苗的成長而驚奇不止，傾聽草叢裏的音樂——蟲聲，呼吸濕土和花朵所放出的氣息……在這綠色的世界裏，這條街上和他的私人住宅裏是異常的寧靜。生命在這寧靜中無聲無臭不知不覺地成長，死亡而重又新生。柳樹抽芽張開了，牽牛花攀在繩子上爬出屋頂，迎着太陽，招展着藍地黃絲像留聲機上的喇叭似的花朵，逗人地吹起喇叭來。清香的綠草放在室內泥地上睡得很甜而又無聲無息地枯乾了。不起眼的小紫羅蘭每天傍晚都在花圃裏突然怒放，它們濃烈的香味充滿了這小天地，同時就和安德烈依父親愛吸的馬合密烟草味混和在一起。這就是幸福。

安德烈依當然猜想不到，這種寧靜就是父親的幸福。幸福，那就是工作和得來無愧的好麵包；房子裏因為關上了百葉窗而陰涼微暗，而且房子是自己的；晚上可以插上窗門關起百葉窗。寧靜籠罩着這一塊小天地，孩子們就在這寧靜中成長，幼苗生出成熟的番茄，牽牛花在它的喇叭裏吹出愉快的生活的歌頌。這就是幸福，即使仙鶴不在鐵皮屋頂上做巢，還是幸福的。

對於安德烈依的父母，維克多爾的母親以及這條街上的許多人來說，恐怕就是因為要離開這受盡苦難但是住慣了的故鄉，而到異鄉客地作這茫茫的長途跋涉，才會感覺不幸。

但是幸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要是安德烈依和維克多爾知道他們被判定了要生活，老死在契皮爾雅基這條街上的時候，他們會大喫一驚的。不，不，隨便到哪兒都可以，就是不要呆在這

裏！即使是鄰縣聶灣，雖然如此偏僻，可是還有一個麵粉工業專門學校，也是好的——就祇契皮爾雅基不好。現在對於孩子們來說，『生活』意思就是『動』。十七歲的年輕人還不懂得留戀故鄉，它除了是您出生之處以外毫無出色之處。眷戀是要以後才發生的，好像對老邁，慈祥，識字無多，穿着又舊又粗的羊毛衣服的媽媽的愛情一樣。

『不！』維克多爾堅決而又狠狠地說。『真的，是該決定幹哪一行的時候了，安德烈依。時光溜掉了……』

是的，時光在溜掉。它像潑沙爾河裏的水一樣流走，而消失到不知去向。每一天已經過去了的日子——實實在在是白白浪費掉的一天。不，該走了。

以前，小時候，這潑沙爾河上的懸崖，在孩子們看來好像就是熟悉的現實世界的盡頭。河的那邊已經是幻想中的世界了：蔚藍金黃的世界。那邊不像這裏一樣，森林是藍顏色的，森林上面是一片蔚藍的天空，黃的是沙，金的是小麥。那邊古銅色的松樹中間有一座墳山，蒼翠欲滴。這座墳山裏的骨頭已經爛掉了，那些骨頭不知是哥薩克人的，還是瑞典人的。孩子們那時還不會游泳。

以後他們學會了就游過潑沙爾河去，看到那邊的世界也和契皮爾雅基的一樣——是很普通的。並且那邊的森林也不是藍的，而是像到處一樣的綠的。森林裏又暗又濕，陰涼得很，滿是菌子和死水味兒。而且森林上面的天空，也像在契皮爾雅基所看慣的一樣，村子裏的茅舍也像他們

街上的一樣，祇是更差些。農夫就在墳山上喝伏特加，拿酸黃瓜下酒，相互談說各種故事，悲慘的或是下流的都談。

不，應該走得遠些，更遠些——遠在潑沙爾河之外。走向廣大世界去，走向真正理想的世界去。

是的，該走。這是已經決定了的。怎麼，就這樣坐在關緊了的百葉窗裏面過一世嗎？像牽牛花一樣攀着繩子爬上去嗎？像這些糊塗而又自得其樂的蜀葵一樣在出生的庭園裏生老病死嗎？烏克蘭語把蜀葵叫做『醜八怪』的。臉色紅得發赭而又自以爲了不起的蜀葵——不，應該走，應該走，——楊花在城市上空盤旋飛舞，呼喚你上路去。潑沙爾河上的波濤急躁地拍打着樺樹做的獨木船。

是的，該走了。他們每天要對自己說上三百遍，可是老也沒有離開原地。

他們無法選定道路。

安德烈依的父親年輕時並沒有自己挑選道路。他偶然做了機器匠，燒煤油的小機器一直拖住了他。契皮爾雅基的孩子們從古以來就離鄉背井去面對生活的，可是他們中誰也沒有爲自己選定過道路。道路都是偶然決定的。父親出去找職業，帶了兒子踏着祖父們走過的道路，親戚想起了契皮爾雅基的遠房外甥，就叫他來給他個安身之處。於是契皮爾雅基的孩子們就變成了鉗工，泥水匠，旅館裏的侍者或是跑馬場裏的馬夫。不是因爲他們挑定了這些職業，而是因爲貧窮決定了

一切。就這樣過着，既不能怨誰，又不能向誰訴苦，剩下來的祇有幹苦工。

但是安德烈和維克多爾已經能夠挑選了。突然有許多道路展開在他們的前面。他們可以挑選隨便哪一條路。他們運氣好，生得正是時候。

那是一九三〇年，偉大的競賽準備起步的一年。國家已經為突飛猛進準備好條件。一天裏摧毀了多少世紀來所形成的罪惡，並以雷霆萬鈞之勢粉碎了它。偉大的流血戰爭就在封建的舊地上進行；連根剷除的階級在退出了歷史的時候，還在猖獗反噬，困獸猶鬥，而青年團員，安德烈和他的同年們，大無畏地巡邏在富農槍口下打前哨。他們中間有兩個幾天前已經裝進松木棺材送到契皮爾雅基了，就葬在小公園裏維克多爾父親的旁邊。

人們突然充滿了極大的急不及待的心情。爲了要完成他們所想的一切，看到自己理想的實現，人生對於他們似乎是嫌太短了。於是他們開始加快。他們想在三四年裏抵得五年來過；他們迫使機器轉動得快點兒，更快些，三和土凝結得再快些，還要再快些，土地更慷慨地，更多產出些東西來。

人們突然感覺到了自己的人的力量，個人雙手和集體努力的強大。一切都變成可能的事情了：征服沙漠與改造人羣，抽乾沼澤的積水和改造世界。已經修好了土耳其斯坦到西伯利亞的大鐵道，又在開始挖白海大運河。征服了北極，古森林在等候斧頭來採伐它。斯大林格勒的鋼骨水泥建築工人剛在拖拉機廠做完工，又坐了長長的列車向東去，到馬格尼多草原去。大家都知道那